

中文核公期刊/CSCD

请通过网上投稿系统投稿 网址:http://www.aes.org.cn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砷/铁还原的影响

何璇,钱子妍,吴川,崔梦倩,薛生国

引用本文:

何璇, 钱子妍, 吴川, 崔梦倩, 薛生国.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砷/铁还原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2, 41(4): 755-764.

在线阅读 View online: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1-0961

您可能感兴趣的其他文章

Articles you may be interested in

钝化材料对农田土壤Cd形态及微生物群落的影响

兰玉书, 袁林, 杨刚, 程蓉, 石梏岐, 高本汗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0, 39(12): 2743-2751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0-0637

铁还原条件下铁负载生物质炭固定三价砷的能力及其稳定性

朱晓东,杨敏,吴松,施维林,周东美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0, 39(12): 2735-2742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0-0548

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异化铁还原诱导次生矿物固定镉

童昆,徐成,吴峥,司友斌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1, 40(10): 2114-2123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1-0496

南京地区斑点叉尾养殖池塘水体微生物群落结构研究

钟立强, 王明华, 张世勇, 姜虎成, 陈校辉, 朱广伟, 边文冀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0, 39(7): 1594-1604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0-0157

生物炭原位添加对养殖池塘底泥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赵汉胤,陈潘毅,唐欣哲,陈以芹,李娟英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1, 40(12): 2770-2778 https://doi.org/10.11654/jaes.2021-0434



关注微信公众号,获得更多资讯信息

何璇, 钱子妍, 吴川, 等.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砷/铁还原的影响[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2, 41(4): 755-764. HE X, QIAN Z Y, WU C, et al. Effects of iron-modified biochar on arsenic and iron reduction in paddy soil[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22, 41(4): 755-764.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砷/铁还原的影响

何璇, 钱子妍, 吴川*, 崔梦倩, 薛生国

(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长沙 410083)

摘 要:为探讨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砷(As)/铁(Fe)形态转化的影响,本研究以湖南某矿区周边As污染稻田土壤为研究对象,研究对照组(CK)、生物炭(CS)、铁改性生物炭(CFS)和蒽醌-2,6-二磺酸盐(AQDS,AS)4个处理对As/Fe形态转化及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结果表明:培养至49d时,各处理中释放的As(Ⅲ)浓度为CS(383.6µg·L⁻¹)>AS(335.7µg·L⁻¹)>CK(296.9µg·L⁻¹)>CFS(109.7µg·L⁻¹);Fe(Ⅱ)浓度为CFS(166.3 mg·L⁻¹)>AS(155.1 mg·L⁻¹)>CS(123.8 mg·L⁻¹)>CK(72.43 mg·L⁻¹)。CK、CS、CFS、AS处理中溶解性有机碳(DOC)分别被利用了52.37%、56.96%、55.29%、53.52%;3个处理组液相层中DOC的腐殖化程度显著高于CK。16SrRNA基因测序结果表明,优势微生物为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绿弯菌门(Chloroflexi),约占细菌总量的70.0%;CFS处理组中As/Fe还原菌(*Clostridium、Geobacter*和*Anaeromyxobacter*)的相对丰度显著高于其他处理。研究表明,施加铁改性生物炭会改变DOC的生物利用性及微生物群落结构,从而调控水稻土中As(V)/Fe(Ⅲ)的还原,为水稻土As污染修复提供理论基础。

关键词:铁改性生物炭;水稻土;砷;铁;溶解性有机碳;微生物群落结构

中图分类号:X5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2-2043(2022)04-0755-10 doi:10.11654/jaes.2021-0961

Effects of iron-modified biochar on arsenic and iron reduction in paddy soil

HE Xuan, QIAN Ziyan, WU Chuan*, CUI Mengqian, XUE Shengguo

(School of Metallurgy and Environment,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study the effect of iron-modified biochar on arsenic (As)/ iron (Fe) speciation transformation in paddy soil, Ascontaminated paddy soils near a mining area in Hunan Province were collected to study the effects of iron-modified biochar on As/Fe speciation and microbial community abundance. Treatments included control(CK), biochar(CS), iron-modified biochar (CFS), and AQDS (AS). At 49 d, the As (Π) concentrations of the different treatments were in the order of CS (383.6 μ g·L⁻¹)>AS (335.7 μ g·L⁻¹)>CK(296.9 μ g·L⁻¹)>CFS(109.7 μ g·L⁻¹), and the Fe(Π) concentrations varied as CFS(166.3 mg·L⁻¹)>AS(155.1 mg·L⁻¹)>CS(123.8 mg·L⁻¹)>CK(72.43 mg·L⁻¹).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DOC) was utilized at proportions of 52.37%, 56.96%, 55.29%, and 53.52% in the CK, CS, CFS, and AS treatments, respectively. The humification degree of DOC in the liquid layer of CFS, AS, and CS was significantly higher than that of CK. The sequencing results of the 16S rRNA gene showed that the dominant microorganisms were Proteobacteria, Firmicutes, Actinobacteria, and Chloroflexi, which accounted for about 70.0% of the total bacteria. The relative abundance of As/Fe reducing bacteria (*Clostridium, Geobacter*, and *Anaeromyxobacter*) was highest in the CFS treat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the iron-modified biochar (*Clostridium, Geobacter*, and *Anaeromyxobacter*) was highest in the CFS treat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As(V)/Fe(Π). It is potential for understanding the mechanism of As remediation in contaminated paddy soils.

Keywords: iron-modified biochar; paddy soil; arsenic; iron; dissolved organic carbon; microbial community structure

收稿日期:2021-08-25 录用日期:2021-11-05

*通信作者:吴川 E-mail:wuchuan@csu.edu.cn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2177392);湖南省湖湘青年英才项目(2018RS3004)

Project supported : The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42177392); Hunan Science &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gram, China (2018RS3004)

2022年4月

作者简介:何璇(1998—),女,湖南衡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重金属污染环境修复。E-mail:xuanhe@csu.edu.cn

砷(As)是自然界中广泛存在的有毒类金属元素,对动植物的生长、代谢和发育具有强烈的危害作用^[1-2]。国际癌症组织将As定义为一组已知的人类 致癌物,全球有数百万人遭受慢性As中毒的威胁^[3-4]。 水稻作为人类最主要的粮食作物,由于其通常种植在 淹水条件的土壤中,同其他粮食作物相比,它对As的 吸收转运与累积能力更强^[5-6]。然而,由于使用受As 污染的地下水进行灌溉或在水稻种植区周围开展采 矿活动,世界各地水稻土As污染环境问题日趋严 重^[7]。水稻土中的As包括无机As和有机As,无机As 的毒性和生物有效性均高于有机As^[6,8]。

厌氧条件下,环境中的As、Fe具有高度的相关 性^[9]。Fe(Ⅱ)/Fe(Ⅲ)是土壤中活跃的电子供体/受 体,其生物氧化还原反应很大程度上与As的迁移转 化相关联^[10]。环境中存在大量的Fe循环微生物,异 化Fe还原菌在还原溶解Fe(Ⅲ)矿物的同时会促进吸 附于矿物表面的As的释放,而Fe氧化菌介导的二次 矿化过程又能通过再吸附或共沉淀的方式固定 As^[10-11]。不同微生物介导的As、Fe转化机制不尽相 同,故而环境中微生物群落多样性通常是影响As、Fe 的迁移转化的重要因素凹。土壤中含有大量溶解性 有机质(DOM),溶解性有机碳(DOC)是DOM的重要 组成部分。DOC中存在的大量氨基酸小分子物质. 不仅可以作为直接碳源参与微生物介导的氧化还原 过程,还能与金属氧化物发生络合作用[13-14]。因此, DOC在As、Fe迁移转化过程中可能扮演着关键角色。 腐殖质中存在着大量醌类基团使其具有高度活跃的 电化学特性,能够作为电子穿梭体耦联微生物的胞外 电子传递,积极地参与金属的氧化还原过程[15-16]。含 醌/半醌基团结构物质具有介导重金属还原的作用, 如蔥醌-2,6-二磺酸盐(AQDS),是公认的氧化还原 活性单位,常被选为模式醌类电子中介体来介导微 生物的电子穿梭过程^[17]。WU 等^[18]在生物炭作为电子 穿梭体对水铁矿还原及As转化的影响研究中,选 用AODS作为对照处理。安文慧等^[19]在生物炭对含 As(Ⅲ)水铁矿还原过程中As形态及矿物转化的影响 研究中,同样探索了AQDS对含As(Ⅲ)水铁矿化学还 原和异化还原的影响。研究报道, AQDS能够显著增 强微生物、矿物及吸附固定于矿物表面的 As、Cr等重 金属间的电子传递作用,促进重金属的还原释 放[20-22]。

生物炭是一种具有高比表面积和丰富官能团的 多孔介质,在保持土壤肥力、固碳、去除金属污染物等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41卷第4期

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23-25]。除了溶解态的含醌/半醌 基团结构物质 AODS之外, 生物炭作为具有醌类基团 的固态电子中介体也能积极参与环境中许多生物和 非生物过程的氧化还原反应,提高厌氧环境中微生物 还原Fe氧化物的能力^[18,26-27]。Fe氧化物在土壤胶体 中占有重要比重,因其具有较大比表面积和较多活性 吸附位点,可以与重金属离子发生吸附-共沉淀过 程,其反应机制为Fe氧化物表面的特定官能团与重 金属离子发生络合作用,从而形成络合物并逐渐沉 淀^[28-30]。先前的研究表明,通过结合含Fe物质优良的 固 As 性能与生物炭的高比表面积与电子传递的特 点,制备成铁改性生物炭,能够有效降低土壤中As的 生物有效性,从而减少As在水稻中的富集^[10,31]。然 而,铁改性生物炭调控土壤As、Fe形态转化的机制尚 不明确。因此,本研究选取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和 AQDS 3种外源材料,从DOC、微生物群落结构角度出 发,研究其对水稻土中As、Fe形态转化过程的影响, 拟为土壤As污染问题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土壤

供试土壤采自湖南某矿区周边As污染水稻土, 取样深度约为0~20 cm,土壤样品置于自然条件下风 干,研磨后过10目筛备用。再取部分土壤过100目 筛,土壤基本理化性质根据《土壤农业化学分析方法》 测得:pH为7.20,有机质、有效钾、有效氮含量分别为 3.30、47.13、0.75 g·kg⁻¹,土壤中Fe、Al、Mn、As含量依 次为41.84、64.32、2.10、140.9 mg·kg⁻¹,其中土壤As含 量超过《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 准》(GB 15618—2018)中的风险筛选值(30.0 mg·kg⁻¹)。

1.2 生物炭与铁改性生物炭的制备

1.2.1 生物炭的制备

制备生物炭的水稻秸秆选自长沙望城区的水稻 种植区。使用去离子水多次清洗以去除水稻秸秆表 面残留物,自然条件下风干,研磨后过100目筛,置于 300℃的马弗炉(SX2-5-12,长沙远东热电有限公司, 中国)中炭化1h(以17℃・min⁻¹升温)^{110]}。蒸馏水洗 至中性,70~80℃烘干,贮存备用。

1.2.2 铁改性生物炭的制备

取 10 g上述制备的生物炭放入 100 mL浓度为 0.750 mol·L⁻¹的 FeSO₄·7H₂O(20.85 g)溶液中,将 30% H₂O₂(3.860 mL)以 0.40 mL·min⁻¹的滴加速度缓慢加

入,以保持 $n(FeSO_4 \cdot 7H_2O): n(H_2O_2)=1:0.5, 最后,将$ 混合溶液置于磁力搅拌器,30℃条件下搅拌24h,过 滤、烘干备用[29,31]。

1.3 实验设计

土壤样品的批次实验在真空厌氧箱中进行,称取 4.0g土壤样品置于血清瓶中,加入不同材料,充氮气 5 min,排除瓶中氧气以营造厌氧环境,加橡胶塞并用 铝盖密封,置于30℃恒温培养箱中。基于前人研究 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和 AQDS 对 As 形态转化的影 响结果^[10,20,32],试验处理如下:对照(CK),4.0g土壤; 生物炭(CS),0.120g生物炭和4.0g土壤;铁改性生 物炭(CFS),0.120g铁改性生物炭和4.0g土壤; AQDS(AS), 12 mL AQDS(将 AQDS 溶于 NaAc 溶液 中,最终浓度为0.050 mmol·L⁻¹)和4.0g土壤。上述 样品均包括12.0 mL乙酸钠(NaAc)。每组处理中不 同样品设置3个平行样。采集1、7、11、20、27、35、42、 49 d 的样品,测定总铁 Fe(T)和二价铁 Fe(Ⅱ)浓度、 总神 As(T)和三价神 As(Ⅲ)浓度及 DOC 含量变化, 选取培养49d后的样品,借助荧光分光光度计观察液 相层中DOC变化,分析体系中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 和AQDS对As、Fe形态转化以及水稻土中微生物群 落结构的影响。

1.4 测定方法

1.4.1 As、Fe浓度的测定

用针式注射器抽取血清瓶内一定体积的上清 液,过0.450 µm 滤膜后备用。Fe(T)和Fe(Ⅱ)浓度 采用邻菲罗啉分光光度计比色法测定^[3]。As(T)和 As(Ⅲ)浓度分别采用氢化物-原子荧光仪(HG-AFS, AFS-8230,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中国)和高效液 相色谱-原子荧光光谱联用光谱仪(HLCP-HG-AFS, Shimadzu LC-15C, 苏州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 HG-AFS, AFS-8230, 北京吉天仪器有限公司, 中国)进行 测定,每组重复3次[34]。

1.4.2 DOC含量的测定

采用0.45 μm 滤膜过滤待测液, 滴加少量硝酸, 采用总有机碳仪(TOC-5000A, Shimadzu, 日本)测定 溶液中DOC含量^[20]。采用荧光分光光度计(F-4600, Hitachi, 日本)测定三维荧光光谱, 对样品溶液的 DOC 进行表征,扫描的波长范围为Ex:200~400 nm, Em: 250~550 nm, PMT 电压为 400 V, 扫描速度为 12 000 $\operatorname{nm} \cdot \operatorname{min}^{-1[32]}$

1.4.3 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测定

采用16srRNA基因测序对实验中4组样品进行

分析。样品中微生物群落 DNA 采用土壤快速 DNA Spin 试剂盒(MP Biochemical,美国)进行提取,使用 Nano Drop 2000 测定 DNA 浓度和纯度[35]。采用通用 引物515F(5'-GTGCCAGCMGCCGCGG-3')和806R (5'-GGACTACVSGGGTATCTAAT-3')对16S rRNA 的V4区进行扩增,扩增条件为:95℃预变性3min,27 个循环(95℃,变性30s;55℃,退火30s;72℃,延伸 45 s),最后 72 ℃稳定延伸 10 min^[32]。将同一样本的 PCR产物混合后使用2%琼脂糖凝胶回收PCR产物, 利用 AxyPrep DNA Gel Extraction Kit (Axygen Biosciences, Union City, CA, 美国)进行回收产物纯化, 2% 琼 脂糖凝胶电泳检测,并用 Quantus[™] Fluorometer(Promega,美国)对回收产物进行检测定量^[20]。纯化合格后 应用Illumina HiSeg系统,在上海美吉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基因组平台上进行高通量测序[36]。

1.4.4 数据处理

使用Excel 2010和SPSS 13.0进行数据分析,借助 MEV 分析微生物群落结构聚类,采用 Origin 9.0 绘制 图表。

2 结果与讨论

2.1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As还原的影响

 $A_{s}(T)$ 和 $A_{s}(\Pi)$ 的浓度变化曲线如图1所示。 随着培养时间的增加,CK、CS、CFS和AS处理组上清 液中As(T)基本呈逐渐增加趋势,其中生物炭处理中 土壤溶液As(T)浓度最高,其次是AQDS、对照土壤, 最低的是铁改性生物炭处理。培养至49d时,各处理 As(T)浓度由高到低依次为409.8、383.5、318.4 µg·L⁻¹ 和139.6 μg·L⁻¹。这说明外源材料的添加对As释放 的影响在整个过程中占据主导地位。铁改性生物炭 处理中As(T)浓度明显低于其他处理,表明铁改性生 物炭会对As产生钝化作用,降低As的活性,减少体 系中As的还原释放。前期研究表明,生物炭和铁改 性生物炭的比表面积分别为4.490、4.440 m²·g⁻¹,铁改 性生物炭表面较生物炭相比更为粗糙,且出现了黄钾 铁矾[KFe₃(SO₄)₂(OH)₆]的矿物峰^[31]。本研究中生物 炭和铁改性生物炭处理组中As(T)浓度呈现先升高 再降低的趋势,原因可能是随着培养时间的延长,铁 改性生物炭中存在的黄钾铁矾逐渐通过吸附作用降 低As的浓度,对As产生钝化效果^[37]。

As(Ⅲ)浓度与As(T)的变化趋势一致,随着培养 时间的延长,As(Ⅲ)浓度逐渐增加,培养至49d时, CS、AS、CK、CFS处理组中As(Ⅲ)浓度分别为383.6、

www.aer.org.cn

335.7、296.9 µg·L⁻¹和109.7 µg·L⁻¹。这说明生物炭和 AODS均能促进As(Ⅲ)的还原释放,且生物炭促进 As(Ⅲ)释放的能力优于 AODS。在本实验中, AODS 表现出较强的电子介导作用,能促进As的还原,与 CHEN 等^[20]的研究结果一致,即低浓度(0.050 mmol· L^{-1})的AQDS作为电子穿梭体可以介导As(V)还原。 生物炭、AQDS的电子穿梭功能促进了电子在细菌与 As、Fe之间的转移,对As的还原起到促进作用,这与 之前的许多研究一致[18,38]。由于铁改性生物炭具有 高比表面积、电子传递作用和优良固As性能,能很 好吸附被还原释放出的As(Ⅲ),故CFS处理组中 As(Ⅲ)浓度低于其他处理组^[10]。体系中As的价态以 As(Ⅲ)为主,一方面可能是As/Fe还原微生物在其中 起到重要作用,添加的外源物质NaAc既可以为微生 物提供生长所需的营养物质,保证微生物的活性,又 能为As(V)的还原提供电子供体,从而影响As的还 原^[39]。另一方面还原态As的出现是因为生物炭、 AQDS和铁改性生物炭结构本身具有大量醌类基团, 也会对As产生一定的还原作用[10,20,23]。

2.2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Fe还原的影响

中文核川期刊

图 2 反映的是 Fe(T)和 Fe(Ⅱ)浓度的变化趋势, Fe(T)和 Fe(Ⅱ)浓度均随培养时间的增加而增加,与 As(T)和 As(Ⅲ)浓度变化趋势一致。土壤溶液中的 As 主要以 As(V)的形式与 Fe(氢)氧化物发生吸附和 共沉淀作用,在生物/非生物的还原作用下,Fe 矿物发 生还原溶解,使得原本固定在矿物表面的 As(V)也 随之还原,并释放出 As(Ⅲ),因而,As、Fe浓度变化呈 现高度的一致性^[40]。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异化 Fe还原 过程 会耦合 As 的还原释放,这与本研究结果一 致^[41-42]。前期研究结果表明,铁改性生物炭中 O/C 和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41卷第4期

(O+N)/C的比值均高于生物炭^[31]。因此,在本研究中,生物炭和铁改性生物炭对As、Fe还原的影响存在一定差异,原因可能是铁改性生物炭与生物炭相比,其表面极性官能团更多,更具有亲水性^[43]。培养至49d时,不同处理组Fe(T)和Fe(II)浓度依次为CFS>AS>CS>CK,Fe(T)浓度依次为206.0、190.8、150.6、91.71mg·L⁻¹,Fe(II)浓度依次为166.3、155.1、123.8、72.43mg·L⁻¹。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和AQDS对Fe具有不同的还原效果,这主要是由材料本身的比表面积及电子传递性能方面存在的差异引起的,这些外源材料可能在异化Fe还原过程中充当电子中介体的角色,并影响底物DOC组成,从而进一步影响Fe还原过程^[20.31-32]。

由于AQDS中存在大量醌类结构,能够充当一种 纯电子穿梭体来介导Fe的还原,而生物炭作为带有醌 类基团的固态电子中介体,利用自身的多孔性及高比 表面积吸附环境中的金属,故生物炭处理组中Fe(T) 和Fe(Ⅱ)浓度均低于AODS处理组,安文慧等^[19]的实 验结果也验证了此观点。铁改性生物炭处理的土壤 溶液中的Fe(T)和Fe(Ⅱ)浓度最高,一方面是材料本 身存在的Fe会逐渐释放到体系中,导致体系中的Fe 浓度增加;另一方面,铁改性生物炭同时具备含Fe物 质和生物炭的优良特性,表面存在大量醌类和吩嗪类 基团,具有较强的氧化还原能力,不仅可以作为电子 供体和电子受体,还能充当电子穿梭体,促进微生 物-腐殖质-土壤之间的电子传递^[32]。体系中的Fe主 要以Fe(Ⅱ)形态存在,其原因是生物炭、铁改性生物 炭和AQDS能促进更多的电子被电子受体Fe(Ⅲ)接 受,从而发生还原反应,并生成Fe(Ⅱ)。此外,各处 理添加的 NaAc 不仅为 Fe 的非生物还原提供电子供





图2 不同处理土壤释放的Fe(T)和Fe(Ⅱ)浓度

Figure 2 The soluble Fe(T) and Fe(II) contents released from the soil

体,也能促进土壤微生物的代谢活性并改变微生物群 落结构,从而可能促进Fe的生物还原。有研究报道, 向铀元素污染的地下水中注入1~3 mmol·L⁻¹NaAc有 利于 Geobacter sp 等铁还原微生物的富集,这也证实 本研究中NaAc的作用^[44]。

2.3 铁改性生物炭介导下DOC对水稻土中As/Fe还原 的影响

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和AQDS促进土壤中As(V)/ Fe(Ⅲ)的还原,这一过程主要是在生物炭、铁改性 生物炭和 AODS 的作用下,更多的电子被电子受体 As(V)/Fe(Ⅲ)接受,从而发生还原反应生成As(Ⅲ)/ Fe(Ⅱ)。氧化反应与还原反应必然同时进行,因此非 常有必要探讨电子供体失去电子,发生氧化反应的过 程。电子供体失电子的过程更多来源于大分子的 DOC 被氧化分解成小分子化合物,此外,铁改性生物 炭的介导作用很大程度上是在有微生物的作用下完 成的,所以铁改性生物炭对微生物群落结构的改变也 是影响土壤中As(V)/Fe(Ⅲ)还原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整个培养周期内,体系中DOC呈现稳定的下降趋 势(图3)。对照组、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AQDS处 理中的 DOC 含量的变化范围为 384.3~806.8、344.7~ 800.8、350.0~782.8、433.8~933.3 mg·L⁻¹,分别下降了 52.37%、56.96%、55.29%和53.52%,各处理间存在显 著差异(P<0.05)。由此可见,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 AQDS等外源材料的添加,在一定程度上能降低体系 中的DOC含量。值得注意的是,在添加生物炭和铁 改性生物炭的培养体系中,剩余的DOC反而更低,说 明生物炭和铁改性生物炭处理后会有更多的DOC会 以电子供体的形式被氧化分解^[32]。生物炭和铁改性 生物炭可以充当微生物和不溶性电子受体之间的电



子穿梭体,增加As/Fe还原菌的丰度,从而促进DOC 的分解利用[45]。

洗取经过49d培养后的样品,用三维荧光光谱仪 观察液相层中DOC的变化,进一步分析DOC的化学 特性。如图4所示,A区代表有机质的类蛋白,B区代 表富里酸,C区代表可溶性微生物代谢产物,D区代表 腐植酸,通过其荧光图谱信号峰强度来判断几种特征 化合物在DOC中的丰度。CS、CFS、AS处理组的B和 D区域荧光峰强度显著高于对照土壤。这是由于外 源材料的添加促进了固相层中微生物的生长代谢,促 使其中的陆源性及外源性有机质分解并进入液相层 中[20.32.46]。其中,生物炭和铁改性生物炭两个处理效 果明显优于AODS处理,荧光峰更明显,原因是AODS 会对荧光产生一定淬灭现象^[20]。CHEN等^[32]的研究表 明,乙酸钠和外源电子穿梭体物质的添加能够显著增 加固相介质中三维荧光光谱的A、C区的荧光信号,标 志着微生物代谢活性的增强。而在本研究中,液相层

www.aer.org.cn

中A和C区域的荧光信号变化并不明显,推测可能是因为微生物主要附着在溶液中的固相介质上,其代谢 副产物较少释放到液相层中。

生物炭、铁改性生物炭和 AQDS 等外源物质作为 电子穿梭体能促进微生物与 DOC 间的电子传递, 促 进液相层中有机质的腐殖化, 从而导致腐植酸和富里 酸的增多^[47]。生物炭和铁改性生物炭处理中腐植酸 和富里酸的荧光峰更明显, 因而, 在微生物作用下, 这 两个处理的土壤中会有更多的有机质转化为腐殖质。 研究表明, 腐殖质具有重要的电子中介体官能团—— 醌基及半醌基团, 在接近中性的环境中, 能充当电子 穿梭体促进金属元素的还原过程^[15-16]。这一定程度 上也说明生物炭和铁改性生物炭的介导作用可能还 存在另一种影响机制, 即通过强化腐殖化程度并利用 腐殖质作为电子中介体来调控 As(V)/Fe(III)的还 原^[28,47]。

2.4 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微生物群落结构的影响

从微生物群落结构的 Venn 图(图 5)中可以看出, CK、CS、CFS和AS处理的 OTU 数目分别为 868、1105、1155和1066。CS、CFS、AS处理组的 OTU 数目均显著高于 CK 组, 分别增加了 237、287、198, 说明





添加外源物质的3个体系中的微生物较土壤相对丰富,其中铁改性生物炭处理效果最好。4组处理间共有OTU数目为508,代表体系中共有的微生物,而独有的OTU数目分别为86、136、137、195,可以看出外源物质的添加在不同程度上促进微生物数量的增长,使微生物群落结构呈现一定差异。



Figure 4 The EEM fluorescence spectra of DOC in the liquid layer in 49th day treatments

在门水平上检测细菌 16S rRNA 基因的相对丰度,以确定微生物群落的组成。如图6所示,在对照组中,变形菌门(Proteobacteria)、厚壁菌门(Firmicutes)、放线菌门(Actinobacteria)和绿弯菌门(Chloroflexi)是优势菌群,相对丰度依次为 32.19%、16.92%、12.97%和12.61%。在生物炭处理中,优势菌群为变形菌门、绿弯菌门、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相对丰度分别为 23.64%、17.62%、16.32%和12.09%。铁改性生物炭处理中,优势菌群为绿弯菌门、变形菌门、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相对丰度分别为 30.70%、24.61%、17.89%和9.11%。AQDS处理中,变形菌门、绿弯菌门,厚壁菌门和放线菌门相对丰度较高,分别为 32.19%、15.85%、15.47%和14.59%。



由相对丰度数据可以看出,4组处理之间的优势 种群有所差异,但均含有变形菌门、厚壁菌门、放线菌 门和绿弯菌门等相对丰度较高的优势物种,约占细菌 总量的70.0%。外源材料的添加在提高一部分微生 物相对丰度的同时,也会对剩余微生物产生一定抑制 作用。生物炭和铁改性生物炭处理中的变形菌门相 对丰度有所下降,原因是变形菌门中存在一些铁氧化 菌,而铁氧化菌在一定程度上会抑制As/Fe的还原过 程,这也与2.2中的Fe还原数据一致,这两组处理能 显著促进Fe的还原过程^[48]。厚壁菌门在不同处理间 变化较小,说明其生长环境较适宜,具有一定的稳定 性。铁改性生物炭处理中的放线菌门丰度低于其他 处理,原因是放线菌门更趋向于酸性环境中生长,而 铁改性生物炭的加入在一定程度上会增加土壤pH 值,从而降低放线菌门丰度。铁改性生物炭处理组 中,绿弯菌门相对丰度显著增加,原因在于其中含 有 Geobacter 和 Anaeromyxobacter 等铁还原菌,能够促 进 As/Fe的还原^[45]。QIAO等^[38]的研究表明,这些微生 物对重金属污染土壤中 As、Fe的还原具有一定促进 作用。

根据4组处理的物种信息绘制成热点聚类图(图 7),主要包含物种及处理两个方面。选取物种丰度排 名前35的属进行聚类整合。图示上方聚类树是处理 聚类树,左侧是物种聚类树。可以将其分为两组,第 一组为CK与AS处理组,第二组为CS与CFS处理组, 两组内的优势种群亲缘关系的分支较为接近^[49],而组 间差异性较大,说明优势物种在不同处理之间有所不 同。Dok59是CK与AS处理组中丰度最高的属,而在 CS与CFS处理组中丰度较低,CS处理组中GOUTA19 丰度最高,CFS中Anaerolinea丰度最高。虽然4组处 理中均存在一些相同的属,但它们的丰度有所差别。



图7 微生物群落属结构的聚类热图

Figure 7 The heat map of bacterial 16S rRNA gene at genus level

www.ger.org.cn

1GS_762

CK中 Dok59、Sutterella、Methanosarcina为优势种群。 AQDS中LCP-6、Dok59、Nitrospira较为丰富。CS中 GOUTA19、Prevotella较为丰富。CFS中Anaerolinea、 Syntrophobacter为优势种群。其他种群之间差异较 小,说明微生物群落在一定程度上处于相对稳定的 状态。

Clostridium 是一种具有 As/Fe 还原功能的微生 物,该菌的arrA功能基因具有As呼吸还原的功能, arsC功能基因则在解毒机制过程中发挥作用,参 与As的牛物地球化学过程,也在Fe的还原过程中 通过Fe 螯合物传递电子完成Fe 的还原过程^[38,50]。 DAI等^[51]的研究表明,在江汉平原地区水稻土中, Geobacter 在 Fe 的还原与 As 的释放过程中扮演重要 作用。QIAO 等[45]的研究表明,生物炭的加入会增 加 Geobacter、Anaeromyxobacter、Clostridium 等 As/Fe 还原菌的丰度。CHEN等^[32]的研究发现, Geobacter、 Aneromyxobacter、Rhizobium 和 Balneimonas 受生物炭 影响显著,广泛分布于许多金属还原环境。本研究 中铁改性生物炭处理组与其他处理相比,As/Fe还原 菌(如 Clostridium、Geobacter 和 Anaeromyxobacter)的 相对丰度显著增加,说明铁改性生物炭通过影响 As(V)/Fe(Ⅲ)还原菌相对丰度,进而调控As(V)/ Fe(Ⅲ)还原。

3 结论

(1)铁改性生物炭对水稻土中的As具有钝化作用,能减缓体系中As(Ⅲ)的还原释放,促进Fe(Ⅱ)的还原释放。

(2)施加铁改性生物炭会改变 DOC 的生物利用 性和微生物群落结构,降低 DOC 含量,显著增加 As/ Fe 还原菌(*Clostridium*、*Geobacter*和*Anaeromyxobacter*) 的相对丰度,调控 As(V)/Fe(Ⅲ)的还原。

(3)铁改性生物炭调控As(V)/Fe(Ⅲ)还原的机 制是:一方面通过促进DOC氧化分解并使其失去电 子,电子受体As(V)/Fe(Ⅲ)得到电子后完成还原过 程;另一方面促进液相层中DOC的腐殖化过程,在 微生物作用下会有更多的有机质转化为腐殖质,腐 殖质又可以作为电子中介体来调控As(V)/Fe(Ⅲ)的 还原。

参考文献:

[1] PAN W S, WU C, XUE S G, et al. Arsenic dynamics in the rhizosphere and its sequestration on rice roots as affected by root oxidation[J]. *Jour-* [2] CUI M Q, WU C, JIANG X X, et al. Bibliometric analysis of research on soil arsenic during 2005—2016[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19, 26(2):479–488.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41卷第4期

- [3] SUN H J, RATHINASABAPATHI B, WU B, et al. Arsenic and selenium toxicity and their interactive effects in human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4, 69:148–158.
- [4] SIGNES-PASTOR A J, VIOQUE J, NAVARRETE-MUÑOZ E M, et al. Inorganic arsenic exposure and neuropsychological development of children of 4-5 years of age living in Spain[J]. *Environmental Research*, 2019, 174:135-142.
- [5] WU C, HUANG L, XUE S G, et al. Oxic and anoxic conditions affect arsenic (As) accumulation and arsenite transporter expression in rice [J]. *Chemosphere*, 2017, 168:969–975.
- [6] WU C, WANG Q L, XUE S G, et al. Do aeration conditions affect arsenic and phosphate accumulation and phosphate transporter expression in rice (*Oryza sativa* 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8, 25(1):43-51.
- [7] WU C, ZOU Q, XUE S G, et al. Effect of silicate on arsenic fractionation in soils and its accumulation in rice plants[J]. *Chemosphere*, 2016, 165:478–486.
- [8] XUE S G, JIANG X X, WU C, et al. Microbial driven iron reduction affects arsenic transformation and transportation in soil-rice system[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0, 260:114010.
- [9] BENNETT W W, TEASDALE P R, PANTHER J G, et al. Investigating arsenic speciation and mobilization in sediments with DGT and DET: A mesocosm evaluation of oxic-anoxic transition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2, 46(7):3981–3989.
- [10] QIAN Z Y, XUE S G, CUI M Q, et al. Arsenic availability and transportation in the soil-rice system affected by iron-modified biochar[J]. *Journal of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2021, 28(6):1901–1918.
- [11] ISLAM F S, GAULT A G, BOOTHMAN C, et al. Role of metal-reducing bacteria in arsenic release from Bengal delta sediment[J]. *Nature*, 2004, 430(6995):68–71.
- [12] SMEDLEY P L, KINNIBURGH D G. A review of the source, behaviour and distribution of arsenic in natural waters[J]. Applied Geochemistry, 2002, 17(5):517-568.
- [13] WENG L P, VAN RIEMSDIJK W H, HIEMSTRA T. Effects of fulvic and humic acids on arsenate adsorption to goethite: Experiments and modeling[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09, 43 (19): 7198-7204.
- [14] HUANG D Y, ZHUANG L, CAO W D, et al. Comparison of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from sewage sludge and sludge compost as electron shuttles for enhancing Fe (III) bioreduction[J].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2010, 10(4):722-729.
- [15] 姜杰,李黎,孙国新. 基于三维荧光光谱特征研究土壤腐殖质氧化还原特性[J]. 环境化学, 2012, 31(12):2002-2007. JIANG J, LI L, SUN G X. Investigation of redox activities of soil humic acids using 3D excitation emission matrix fluorescence spectroscopy[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12, 31(12):2002-2007.
- [16] 袁英,何小松,席北斗,等.腐殖质氧化还原和电子转移特性研究

2022年4月

进展[J]. 环境化学, 2014, 33(12):2048-2057. YUAN Y, HE X S, XI B D,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on the redox and electron transfer capacity of humic substances[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14, 33 (12):2048-2057.

- [17] COSTA M C, MOTA S, NASCIMENTO R F, et al. Anthraquinone-2, 6-disulfonate (AQDS) as a catalyst to enhance the reductive decolourisation of the azo dyes Reactive Red 2 and Congo Red under anaerobic conditions[J]. *Bioresource Technology*, 2010, 101 (1) : 105-110.
- [18] WU C, AN W H, LIU Z Y, et al. The effects of biochar as the electron shuttle on the ferrihydrite reduction and related arsenic (As) fate[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20, 390:121391.
- [19] 安文慧,吴川,薛生国,等.生物炭对含As(Ⅲ)水铁矿还原过程中 砷形态及矿物转化的影响[J].环境科学学报,2021,41(9):3497-3512. ANWH,WUC,XUESG, et al. Effects of biochar on the arsenic and miner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reduction process of As(Ⅲ)adsorbed ferrihydrite[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21, 41(9): 3497-3512.
- [20] CHEN Z, WANG Y P, JIANG X L, et al. Dual roles of AQDS as electron shuttles for microbes an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involved in arsenic and iron mobilization in the arsenic-rich sediment[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7, 574:1684–1694.
- [21] YAMAMURA S, SUDO T, WATANABE M, et al. Effect of extracellular electron shuttles on arsenic-mobilizing activities in soil microbial communities[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7, 342:571–578.
- [22] LIU X H, CHU G, DU Y Y, et al. The role of electron shuttle enhances Fe(Ⅲ)-mediated reduction of Cr(Ⅵ) by Shewanella oneidensis MR-1[J]. World Journal of Microbiology and Biotechnology, 2019, 35:64.
- [23] ZAMA E F, REID B J, ARP H P H, et al. Advances in research on the use of biochar in soil for remediation: A review[J]. *Journal of Soils* and Sediments, 2018, 18(7):2433–2450.
- [24] 陈温福,张伟明,孟军.农用生物炭研究进展与前景[J].中国农业科学,2013,46(16):3324-3333. CHEN W F, ZHANG W M, MENG J. Advances and prospects in research of biochar utilization in agriculture[J]. Scientia Agricultura Sinica, 2013, 46(16):3324-3333.
- [25] ZOU Q, AN W H, WU C, et al. Red mud-modified biochar reduces soil arsenic availability and changes bacterial composition[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Letters*, 2018, 16(15):615-622.
- [26] KAPPLER A, WUESTNER M L, RUECKER A, et al. Biochar as an electron shuttle between bacteria and Fe (Ⅲ) mineral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Letters, 2014, 1:339–344.
- [27] YU L P, YUAN Y, TANG J, et al. Biochar as an electron shuttle for reductive dechlorination of pentachlorophenol by *Geobacter sulfurredu*cens[J]. Scientific Reports, 2015, 5:16221.
- [28] EHLERT K, MIKUTTA C, JIN Y, et al. Mineralogical controls on the bioaccessibility of arsenic in Fe(Ⅲ)-As(V) coprecipitates[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8, 52(2):616-627.
- [29] YANG Z H, LIU L, CHAI L Y, et al. Arsenic immobilization in the contaminated soil using poorly crystalline Fe-oxyhydroxy sulfat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5, 22(16):12624-

12632.

- [30] WU C, SHI L Z, XUE S G, et al. Effect of sulfur-iron modified biochar on the available cadmium and bacterial community structure in contaminated soil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9, 647: 1158-1168.
- [31] WU C, CUI M Q, XUE S G, et al. Remediation of arsenic-contaminated paddy soil by iron-modified biochar[J]. *Environmental Science and Pollution Research*, 2018, 25(21):20792–20801.
- [32] CHEN Z, WANG Y P, XIA D, et al. Enhanced bioreduction of iron and arsenic in sediment by biochar amendment influencing microbial community composition and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content and composition[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6, 311:20–29.
- [33] 吴松,袁贝嘉,闫慧珺,等.两种典型炭材料对微生物还原含砷水 铁矿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18, 37(7): 1370-1376. WUS, YUAN BJ, YAN HJ, et al. Mechanism of two representative carbonaceous materials impact on microbial reduction of arsenic-bearing ferrihydrite[J]. Journal of Agro-Environment Science, 2018, 37(7):1370-1376.
- [34] 马玉玲, 马杰, 陈雅丽, 等. 水铁矿及其胶体对砷的吸附与吸附形态[J]. 环境科学, 2018, 39(1):179-186. MA Y L, MA J, CHEN Y L, et al. Arsenic adsorption and its species on ferrihydrite and ferrihydrite colloid[J]. Environmental Science, 2018, 39(1):179-186.
- [35] JIA Y, HUANG H, ZHONG M, et al. Microbial arsenic methylation in soil and rice rhizosphere[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3, 47(7):3141-3148.
- [36] BOKULICH N A, SUBRAMANIAN S, FAITH J J, et al. Quality-filtering vastly improves diversity estimates from Illumina amplicon sequencing[J]. *Nature Methods*, 2013, 10(1):57–59.
- [37] 谢越,周立祥.生物成因次生铁矿物对酸性矿山废水中三价砷的吸附[J].土壤学报, 2012, 49(3):481-490. XIE Y, ZHOU L X. Thermodynamics and kinetics of adsorption of arsenite in acid mining drainage by biogenic secondary iron minerals[J]. Acta Pedologica Sinica, 2012, 49(3):481-490.
- [38] QIAO J T, LI X M, MIN H, et al. Transcriptional activity of arsenicreducing bacteria and genes regulated by lactate and biochar during arsenic transformation in flooded paddy soi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7, 52(1):61-70.
- [39] CHEN M J, SHIH K, HU M, et al. Biostimulation of indigenous microbial communities for anaerobic transformation of pentachlorophenol in paddy soils of southern China[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12, 60(12):2967-2975.
- [40] 王兆苏,王新军,陈学萍,等.微生物铁氧化作用对砷迁移转化的 影响[J]. 环境科学学报, 2011, 31 (2): 328-333. WANG Z S, WANG X J, CHEN X P, et al. The effect of microbial iron oxidation on arsenic mobility and transformation[J]. Acta Scientiae Circumstantiae, 2011, 31(2): 328-333.
- [41] WEBER F A, HOFACKER A F, VOEGELIN A, et al. Temperature dependence and coupling of iron and arsenic reduction and release during flooding of a contaminated soil[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0, 44(1):116–122.
- [42] 钟松雄, 尹光彩, 陈志良, 等. 水稻土中砷的环境化学行为及铁对

www.aer.org.cn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第41卷第4期

砷形态影响研究进展[J]. 土壤, 2016, 48(5):854-862. ZHONG S X, YIN G C, CHEN Z L, et al. Iron induced effects on arsenic's environmental chemical behavior in paddy soil: A review[J]. *Soils*, 2016, 48(5):854-862.

- [43] SAMSURI A W, SADEGH-ZADEH F, SEH-BARDAN B J. Adsorption of As(III) and As(V) by Fe coated biochars and biochars produced from empty fruit bunch and rice husk[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Chemical Engineering, 2013, 1(4):981-988.
- [44] ANDERSON R T, VRIONIS H A, ORTIZ-BERNAD I, et al. Stimulating the *in situ* activity of geobacter species to remove uranium from the groundwater of a uranium-contaminated aquifer[J]. *Applied Environmental Microbiology*, 2003, 69(10):5884-5891.
- [45] QIAO J T, LI X M, LI F B. Roles of different active metal-reducing bacteria in arsenic release from arsenic-contaminated paddy soil amended with biochar[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7, 344 (15):958-967.
- [46] MLADENOV N, ZHENG Y, SIMONE B, et al. Dissolved organic matter quality in a shallow aquifer of bangladesh: Implications for arsenic mobility[J]. Environmental Science & Technology, 2015, 49 (18): 10815-10824.
- [47] WANG C, TU Q P, DONG D, et al. Spectroscopic evidence for bio-

char amendment promoting humic acid synthesis and intensifying humification during composting[J]. *Journal of Hazardous Materials*, 2014, 280:409-416.

- [48] 钱子妍,吴川,何璇,等.铁循环微生物对环境中重金属的影响研究进展[J]. 环境化学, 2021, 40(3):834-850. QIAN Z Y, WU C, HE X, et al. Study on the influence of iron redox cycling microorganisms on heavy metals in the environment[J]. Environmental Chemistry, 2021, 40(3):834-850.
- [49] 苏加坤,徐达,郭磊,等. 基于宏基因组测序的烟叶表面微生物多样性分析[J]. 基因组学与应用生物学, 2017, 36(4):1538-1545. SU J K, XU D, GUO L, et al. Diversity analysis of microorganism on flue-cured tobacco leaf surface based on metagenome sequencing[J]. Genomics and Applied Biology, 2017, 36(4):1538-1545.
- [50] 高杰,郑天亮,邓娅敏,等. 江汉平原高砷地下水原位微生物的铁还原及其对砷释放的影响[J]. 地球科学, 2017, 42(5):716-726. GAO J, ZHENG T L, DENG Y M, et al. Indigenous iron-reducing bacteria and their impacts on arsenic release in arsenic-affected aqifer in Jianghan Plain[J]. *Earth Science*, 2017, 42(5):716-726.
- [51] DAI J, TANG Z, JIANG N, et al. Increased arsenic mobilization in the rice rhizosphere is mediated by iron-reducing bacteria[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20, 263:114561.

(责任编辑:叶飞)